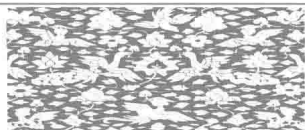


李嘉瑜 著

元代上京紀行詩 的空間書寫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

著者◎李嘉瑜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李嘉瑜著．— 初版．

— 臺北市：里仁，2014.09

面；公分

ISBN 978-986-6178-83-2 (平裝)

1.中國詩 2.詩評 3.元代



820.91057

103017720

· 本書經作者授權在全世界出版發行 ·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

李嘉瑜 著

校對：作者自校

發行所：里仁書局（請准註冊之商標）

編輯委員：王國良·陳益源·張高評

鹿憶鹿·廖棟樑·鄭文惠

發行人：徐秀榮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98號五樓之2

電話：(886-2) 2391-3325 · 2351-7610 ·

2321-8231

FAX：(886-2) 3393-7766

網站：<http://lirenbook.webdiy.com.tw>

QQ：2562105961

郵政劃撥：01572938「里仁書局」帳戶

西元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參考售價：平裝 500 元

ISBN：978-986-6178-83-2 (平裝)

目次

引 論	1
壹、邊塞書寫	17
一、引言	17
二、邊塞的空間符號：長城與關隘	23
三、凝視消失的邊界：上京紀行詩中的長城	28
四、重寫關隘的意義：上京紀行詩中的居庸關	34
五、結語	38
貳、李陵臺書寫	43
一、引言	43
二、從想像地理到京城勝景：元代李陵臺地景的意義	50
三、李陵臺書寫的歷史記憶	58
四、李陵臺空間書寫的特色	65
五、結語	75
參、大安閣書寫	79
一、引言	79
二、大安閣的「紀念碑性」	84
三、廢墟中的觀看：汴京的熙春閣書寫	97
四、宮城中的仰視：上京的大安閣書寫	110
五、結語	119

肆、江南書寫·····	125
一、引言·····	125
二、元代「江南」概念的釐定·····	129
三、「江南」的空間意涵·····	132
四、「江南」與「塞北」的連結·····	138
五、結語·····	144
伍、《開平四集》的上京書寫·····	147
一、引言·····	147
二、袁桷與《開平四集》·····	153
三、《開平四集》中城市空間的意義·····	163
四、《開平四集》的上京書寫·····	172
五、結語·····	187
陸、《灤京雜詠》的上京書寫·····	189
一、引言·····	189
二、楊允孚與《灤京雜詠》·····	194
三、《灤京雜詠》中城市空間的意義·····	200
四、《灤京雜詠》的上京空間書寫·····	208
五、結語·····	222
結 論·····	227
參考書目舉要·····	233

引 論

元代不但是中國的一個王朝，也是蒙古世界帝國的一部分。¹蒙古世界帝國之大，即使在世界史中亦是少見的，岡田英弘就曾指出，「東從日本海、東海開始，西至黑海、幼發拉底河、波斯灣，包括東亞、北亞、中亞、東歐幾乎所有大陸地區全部都在蒙古帝國的掌控之下。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²在單一主權的掌控下，歐亞兩個世界被銜接為巨大的帝國，³透過帝國內部水陸海三種暢行無阻的交通網，「人」與「物」

¹ 所謂的蒙古世界帝國包含了忽必烈於 1260 年立國中原，所建立的元王朝，以及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利汗國。杉山正明將蒙古世界帝國定義為「一種鬆散、多元複合的聯邦國家」，但其亦指出「帝國全境內的大可汗還是只有忽必烈一人而已。只有他的命令，——『jarliy』意即『指示』，和其他君主或諸王以『uge』即話語來形容的命令，是可以很明確地畫出清楚界線的絕對命令」，也就是說元王朝既是一個中原王朝，也是在蒙古世界帝國中居於核心位置的宗主國。見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廣場出版，2012 年），頁 111。

² 岡田英弘著，陳心慧譯：《世界史的誕生：蒙古的發展與傳統》（新北：廣場出版，2013 年），頁 177。

³ 杉山正明：「草原和中華的大統一，帶來了遠超其自身的更大規模的擴展。陸地上最大的帝國蒙古帝國，又向海上進軍，把海洋也納入體系，發展為一個將歐亞大陸陸地與海洋兩頭連接起來的超地域帝國。」見杉山正明著，烏蘭、烏日娜譯：《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297。

的交流達到最高點，⁴如同蕭啟慶（1937-2012）所言的，「當時中外關係之密切、活躍族群之繁多、語言文化之複雜，以及少數民族語文史料及域外記載之豐富，在中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現象」，⁵而元人對於這種現象不但自覺，且充滿自信，常有「盛業超前古」、⁶「神武開基自古無」、⁷「大元至大古今無」⁸之說。

蒙元時期這種無遠弗屆之大，讓元代文學相較於漢族王朝時代，具有更多新穎且富文化意蘊的議題。在空間書寫（Spatial Writing）方面，至少有三個值得關注的面向：

首先，是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書寫。在蒙元時期，許多漢族王朝時代國土地圖之外的異域，都被收入帝國版圖，比如漠北與漠南之地，原是所謂「古時騎置之所不至，轍跡之罕及者」，⁹在這個時代，卻成為了漢族文人可以到達的地域。

⁴ 許倬雲：「蒙古的狂飆，將歐亞大陸聯為一體，歐洲、中東與東亞三個自足世界，經過蒙古的強力干涉，連結在同一格局之內」、「在這一格局內，三個區域的商品，分別運銷各處。在美洲大陸尚未納入世界經濟網絡時，蒙古征服留下的水陸道路網，無疑已將所謂『舊世界』結合在一個經濟網絡之中，亦即今日全球化的前奏。」見許倬雲：《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94。

⁵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頁1。

⁶ 〔元〕周伯琦：〈上京雜詩十首〉之一，《近光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卷1，頁518。

⁷ 〔元〕胡助：〈灤陽述懷〉，《純白齋類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卷8，頁72-73。

⁸ 〔元〕貫雲石：〈皇都元日〉，《全元曲》11（武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8209。

⁹ 〔元〕周伯琦：〈扈從集後序〉，《全元文》44（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旅行者置身其間，耳目聞見皆充滿異域的陌生感——「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椒、白翎爵（案：雀）阿藍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越，非將與使，弗至其地」，¹⁰換言之，這些旅行者即使從未跨越帝國疆界，仍然可以沉浸於異域情調。元詩中數量可觀的上京紀行詩即屬此類。

其次，是異域書寫。由於蒙古世界帝國的征服與統治，使得通往異域之路，無論海上或是陸上，都變得超乎想像的暢通。所以在這個時代，開始出現大量的行記¹¹與異域紀行詩，如周達觀（1266-1346）記錄出使真臘（今柬埔寨）的《真臘風土記》，陳孚（1259-1303）出使安南（今越南北部）的《交州稿》，汪大淵（1311-1350）隨商船遊歷東、西洋的《島夷誌略》等。行記與紀行詩都屬於旅行記錄，其所強調的是親身遊覽、耳目所及的經驗，有趣的是這類書寫一方面豐富了人們對於異域的知識（knowledge），另一方面卻也強化了傳統中國在觀念世界中的「異域想像」。¹²

年），頁 534。

¹⁰ 〔元〕危素：〈贈潘子華序〉，《危太樸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卷 8，頁 451。

¹¹ 陳得芝：「在這一百幾十年中，出現了十餘種東西旅行家的行記。」見陳得芝：〈耶律楚材詩文中的西域和漠北歷史地理資料〉，《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470。

¹² 葛兆光就以《島夷誌略》的屍頭蠻與《真臘風土記》的九頭蛇精為例，印證「關於異域蠻族『非人』和『野蠻』的故事，常常並不來自異域的觀察卻來自本土的想像」，本土的傳說常被夾雜在地理紀錄中，並透過旅行者的證實進行強化。見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

其三，是異國人士的中國書寫。在海陸交流空前活絡的世界中，元人可以走出去，異國人士亦可以進來。除了廣為人知的 Marco Polo（馬可波羅，1254-1324）外，高麗的李齊賢（1287-1367）曾遍遊中國山水，李穀（1298-1351）以科舉入仕元廷，安南的陳益稷（1254-1329）降元後，長期羈旅於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顧嗣立（1669-1722）的《元詩選》將他們的詩作都收錄其中，《元詩選癸集》的「屬國」一目，亦列滇南六人、高麗七人、安南九人、龜茲一人，¹³此外，還有高麗與安南使節以漢字記錄的出使之作。這些異國人士的中國書寫原就是元代空間書寫的重要一環，它們所呈現的正是異國的他者（the others）對於中國的凝視。

本書屬於前述第一個面向的研究，研究對象為元代的上京紀行詩。所謂的上京紀行詩指的是元人往返大都（今北京）與上京（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境內）時，描述異域見聞與抒發情志的詩作。上京紀行詩的盛行，與兩都制的施行無疑有密切的關係，杉山正明曾指出，元代的宮廷是移動的，¹⁴而這種自忽必烈（1215-1294）時代開始，發生於兩座帝都之間的季節性移動，¹⁵「不只是宮廷，中央政府絕大多數成員和直屬中央軍團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年），頁77。

¹³ 〔清〕顧嗣立、席世臣編：《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

¹⁴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北：八旗文化，2014年），頁103。

¹⁵ 關於這種季節性移動，元人的記載頗多，如〔元〕危素：「大駕歲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即秋則南遷。」見〔元〕危素：《上都分學書目

也跟隨大可汗忽必烈移動」，¹⁶這些扈從隨行的成員，¹⁷正是上京紀行詩最重要的書寫者，他們透過為數眾多的紀行創作，讓上京紀行詩成為其時「文學生產場域」(field dynamics)熱門的書寫主題，不僅是元代每一個文臣的必修功課，南北士人亦多參與。¹⁸由此，即使清人有「如欲徵風景、考土物、記載頗詳。然論詩法，則工拙互見」¹⁹之議，但上京紀行詩始終被認為是最能展示這個時代特色的書寫主題，如包根弟在《元詩研究》

序》，《危太樸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10，頁476。

¹⁶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頁103。

¹⁷ 〔元〕黃潛：「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元〕黃潛：〈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黃文獻公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卷7，頁287）；〔元〕蘇天爵：「今國家混一海宇，定都于燕，而上京在北又數百里，凜輿歲往清暑，百司皆分曹從行」，（〔元〕蘇天爵：〈跋胡編修上京紀行詩後〉，《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470），可知帝國官員都必須依其職分，扈從隨行。不過當時扈從隨行的不僅限於官員，宗教人士亦多參與，陳高華、史衛民指出「經常扈從巡幸的宗教人士，主要是喇嘛僧人，其次是道教中玄教的道士」，其中高僧釋梵琦與道士馬臻、陳宜甫、張嗣德等人，都有數量可觀的上京紀行詩。見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頁185。

¹⁸ 楊鐮指出上京紀行詩是每一個文臣的必修功課，亦以不曾身居館閣的葉衡為例，認為「在元代前往上京觀禮、寫作『上京紀行詩』，不拘南北有著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見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646。

¹⁹ 〔清〕顧奎光：〈元詩總論〉，《元詩選》，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哈佛燕京圖書館微卷，卷首，頁7上。

中用來標示元詩特色的「多塞外景色及風物之描寫」，²⁰即是針對上京紀行詩所作的評述。

從書寫主題的獨特性來看，上京紀行詩主要是圍繞著上京與兩京旅程而展開的。上京與其所在的金蓮川草原，原就是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²¹的草原營地，²²在漢族王朝時代，這是難以想像的蠻荒所在。可是當忽必烈定立兩都，以上京作為掌控蒙古世界的草原都城，在新的政治認識論下，上京又成為帝國的中心。元人如何在這個昔日的蠻荒、今日的中心，想像、思考自己與帝國的關係，上京紀行詩所呈現的這種上京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顯然是獨屬於元代的。²³而這也是草

²⁰ 包根弟：《元詩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頁60。
邱江寧：「上京紀行詩代表了元王朝迥異於其他朝代的典型特徵，它的繁榮以及典型特徵形成是元詩繁榮及典型特徵形成的重要標志之一。」
見邱江寧：《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73。

²¹ 大蒙古國是成吉思汗完成蒙古統一後，1206年受推為大汗時，所採用的國號。蕭啟慶：「現代史家大多以1260年為界線，分稱其前及其後的蒙古政權為『大蒙古國』及『元朝』。在這兩個階段中，蒙古政權的性質、統治策略與制度及蒙漢兩族的互動關係前後不僅有因襲，亦有蛻變。」見蕭啟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4年），頁5。

²² 陳高華、史衛民：「拖雷率軍攻金，在三峰山大敗金軍，班師後則『回駐金蓮川』住夏」，可知金蓮川草原是蒙古大汗用來避暑的草原營地。
見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17。

²³ 蕭麗華將上京紀行詩稱之元代新邊塞詩，並認為其應是「詩歌歷史上嶄新的類型。」見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臺北：國家出版社，1998年），頁244。

原地區的文化、風俗、氣候、飲食等題材，如此大量的進入漢語的表義系統。²⁴

以作者族群 (ethnic group) 身分的多樣性而言，上京紀行詩亦集中反映了元詩的此項特色。²⁵除了來自帝國版圖內南北地域的漢族文士外，色目詩人²⁶馬祖常 (1279-1338)、²⁷薩都剌

²⁴ 蕭麗華在《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的「元代異域風情之詩」一節中，其所舉的例證，除西域詩以及少量的宮詞外，餘者幾乎都是上京紀行詩，其稱「郝經、王惲、張養浩、陳孚、周伯琦、馬祖常、袁桷、宋本、黃潛、王沂等不少文人都曾詠上都、紀風俗，這些詩多數是『扈從詩』和『紀行詩』，因此描繪元代宮廷生活較多，但也可以反映異域草原風光。」見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頁 235-247，此外，李軍、施賢明、張欣亦認為「上京紀行詩，是以往朝代詩作中未曾出現的新穎獨特的題材。這些詩，不僅為後人留下了有關元上都宮廷生活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描繪了漠南草原的旖旎風光，盡情謳歌了祖國山河的壯麗遼闊，而且披露出詩人們初見草原風情的興奮、驚異之情和心靈感受，從而給讀者以深刻的審美享受。」見李軍、施賢明、張欣：《袁桷集·前言》（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頁 10。

²⁵ 作者族群身分的多樣性，向來是學者在討論元詩時，標舉的特色或現象，如程千帆：「作為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值得重視的文壇新氣象是：不僅僅漢族士人利用傳統的文學樣式進行創作，有些少數民族具有高度漢文化修養的人士也善於詩詞。」見程千帆著，吳志達修訂：《元代文學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 236；楊鐮亦言「正因為元有中國歷史上範圍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詩壇，有構成最豐富的詩人群體，所以，元詩是整個中國詩歌史的獨具特點的單元。蒙古色目詩人的湧現，使元詩壇充滿生機和變數。蒙古色目詩人的出現，使元代文學與其他朝代具有不同的色彩。」見楊鐮：《元詩史》，頁 67。

²⁶ 蕭啟慶：「元代色目人不是一個民族，而是元廷為統治需要而設定的一個族群，用以協助蒙古統治，牽制漢族。凡蒙古、漢族（廣義）之外

(1280-1346)、²⁸迺賢(1309-1368)²⁹都有不少上京紀行詩。此外，高麗詩人李穀、³⁰安南詩人陳益稷³¹亦有上京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上京紀行詩中的唱和贈答，經常是跨越族群身分的，³²如馬

的『諸色目』人戶皆經劃入，族類極為繁多」，如馬祖常為汪古人，薩都刺為答失蠻人，迺賢為葛邏祿人。見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年），頁10。

²⁷ 〔元〕馬祖常：《馬祖常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集中的上京紀行詩初估至少超過五十首，有記上京感懷者，如〈上京書懷〉（頁27）、〈上京翰苑書懷三首〉（頁61）、〈丁卯上京四絕〉（頁112）等；有記兩都旅程者，如〈次韻繼學桑乾嶺〉（頁82）、〈李陵臺二首〉（頁92）等；有遊賞上京的名勝者，如〈遊華嚴寺〉（頁40）、〈崇真宮西梨花〉（頁41）；記上京的風物者，如〈五月芍藥〉（頁107）。

²⁸ 〔元〕薩都刺：《雁門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卷3，頁8-10，有〈上京即事〉十首。

²⁹ 〔元〕迺賢：《金臺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卷2，頁25-28，在「上京紀行」標題之下的諸作，皆為上京紀行詩。

³⁰ 〔高麗〕李穀：《稼亭先生文集》（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頁470-473，在「灤京紀行」標題之下的〈居庸關〉、〈途中〉、〈李陵臺〉、〈灤京二首〉、〈□殿大會〉、〈灤京送別一首用閔及菴詩韻〉、〈發灤京〉，以及〈途中吟上都作〉（頁379-380）等諸作，皆為上京紀行詩。

³¹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初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在陳益稷《安南集》中所收的〈送駕至上都過關口而回〉（頁2532）、〈上都回宿赤城站〉（頁2534）都是上京紀行詩。

³² 蕭啟慶曾以四例為證，認為在元代，「各族士人間的唱酬關係是建立在共同的文化修養與品味之上，超越族群鴻溝與地位差異」，上京紀行詩中的唱和贈答亦是如此。見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頁219。

祖常就與漢人王士熙（生卒年不詳）、³³南人袁桷（1266-1327）、³⁴虞集（1272-1348）³⁵等人以詩唱和贈答，迺賢的〈錫喇鄂爾多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³⁶則是和南人貢師泰（1298-1362）的詩韻，換言之，漢人、南人、色目人、高麗人、安南人³⁷的漢詩書寫共同構成了元代的上京敘事。

若由寫作數量來看，往返兩都的遊歷經驗，在元代文學場域中，持續地吸引不同身分與族群的書寫者介入，造就了空前熱烈的文學書寫風潮，《文淵閣書目》中的元詩總集，錄有「元上京紀行詩，一部一冊」，³⁸此書雖已佚失，但仍可佐證—以上京與上京旅程為書寫主題的詩作，在數量上已能彙編成冊。實

³³ 〔元〕馬祖常：〈次韻王繼學二首〉，《馬祖常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卷4，頁127，第二首中有「三伏灤京酒醅同，分飛鴻雁怨秋風」，可知是在上京所作。

³⁴ 〔元〕袁桷：〈伯庸開平書事次韻七首〉，《袁桷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卷12，頁186，即是和馬祖常的詩韻。

³⁵ 〔元〕虞集著，王頤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8，有〈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³⁶ 〔元〕迺賢：〈錫喇鄂爾多觀詐馬宴奉次貢泰甫授經先生韻〉，《金臺集》（臺北：世界書局，1986年），卷2，頁27。

³⁷ 現存的上京紀行詩未見蒙古詩人的作品，原因或在於蒙古詩人存詩過少，如屬於蒙古兀良合臺氏的童童，在當時文壇頗為活躍，卻僅存詩三首；蒙古狀元同則僅存〈和西湖竹枝詞〉一首（以上皆見於《元詩選·癸集》）；屬於蒙古遜都思氏的月魯不花存詩雖有十一首，但都出自詩與詩僧唱和的《澹游集》（見於《元詩選·三集》），蒙古詩人文集的散佚與不存，明顯影響到他們上京之作的存世狀況。

³⁸ 〔明〕楊士奇等編：《文淵閣書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卷10，頁16。

際上，「幾乎整個元朝的文人都曾參與到上京紀行詩的寫作、賦和、閱讀、評價和傳誦過程中」，³⁹然而，這些詩作並不僅限於兩都巡幸的時代，上京毀於戰火之後，有關上京紀行的書寫，仍然不絕如縷，比如楊允孚（約 1316-1376）正是在城市不復存在的時間點，於回憶中追溯曾經的旅程。可以說，不論就數量之多還是參與者之眾，上京紀行詩在元詩中都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目前學界對於上京紀行詩的研究方向，可歸類如後：

一、歷史意義的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沿承明清以來對於上京紀行詩「徵風景」、「考土物」的認識，將文學文本中所提供的資訊視為一種確定性的知識，用來揭示物理世界以往的狀態，如葉新民〈從元人咏上都詩看灤陽風情〉⁴⁰就以上京紀行詩的記敘，證陳上京的宮廷生活、寺院廟宇、街市景觀與自然風光；趙延花〈從元代上都扈從詩看灤陽風俗〉、⁴¹〈從上都扈從詩看灤陽飲食民族特徵〉⁴²則透過上京紀行詩的記敘，解讀上京的風俗與飲食特色；

³⁹ 邱江寧：〈元代上京紀行詩論〉，《文學評論》第2期（2011年2月），頁135。此外，楊鐮亦認為「在元代『上京紀行詩』與『宮詞』，幾乎是每一個文臣的必修功課。」見楊鐮：《元詩史》，頁646。

⁴⁰ 葉新民：〈從元人咏上都詩看灤陽風情〉，《內蒙古大學學報》1984年第1期，頁93-100。

⁴¹ 趙延花：〈從元代上都扈從詩看灤陽風俗〉，《北方論叢》2012年第6期，頁27-31。

⁴² 趙延花：〈從上都扈從詩看灤陽飲食民族特徵〉，《赤峰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頁113-114。

耿光華、段軍〈從上京紀行詩觀張垣地區獨特的物候民風〉⁴³藉由上京紀行詩的記敘，描繪元代張垣地區的物候特徵與民俗風情。此外，楊富有曾發表多篇論文，如〈元上都扈從詩人及其詩的社會歷史價值探析〉、⁴⁴〈元上都扈從詩的民族精神要素發微〉、⁴⁵〈元上都對蒙古族文化獨立性的意義——以元上都扈從詩為主要材料的分析〉、⁴⁶〈元上都扈從詩與上都多元宗教文化〉⁴⁷〈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⁴⁸〈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酒及其文化意蘊〉、⁴⁹〈從扈從詩看多元文化在元上都的碰撞和交流〉、⁵⁰〈從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響〉，⁵¹都是以上京紀行詩作為媒介，來瞭解元代發生於上京的

⁴³ 耿光華、段軍：〈從上京紀行詩觀張垣地區獨特的物候民風〉，《河北北方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頁1-3。

⁴⁴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人及其詩作的社會歷史價值探析〉，《赤峰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頁114-116。

⁴⁵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的民族精神要素發微〉，《內蒙古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119-122。

⁴⁶ 楊富有：〈元上都對蒙古族文化獨立性的意義——以元上都扈從詩為主要材料的分析〉，《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1-7。

⁴⁷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與上都多元宗教文化〉，《山西師大學報》2013年1月，頁50-53。

⁴⁸ 楊富有：〈由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前沿》2011年第3期，頁195-197。

⁴⁹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酒及其文化意蘊〉，《陰山學刊》2013年第3期，頁44-47。

⁵⁰ 楊富有：〈從扈從詩看多元文化在元上都的碰撞和交流〉，《實踐》2013年第6期，頁52。

⁵¹ 楊富有：〈從扈從詩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響〉，《內蒙古大學學報》

種種現象與物理事實，其中包含文化交流、民族精神、宗教文化、飲酒文化、城市地位等論題。這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本書對於上京風物與文化的掌握。

二、美感特質的研究：

這類研究，探論的是作為獨特的書寫主題，上京紀行詩所展現的美感特質。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將上京紀行詩定義為新的「邊塞詩」類型，以薩都刺〈上京即事五首〉為例證，看出「這樣的異域風光，與唐人之征弓戰馬完全不同，這就是元代民族融合後的廣大氣象」。⁵²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審美價值簡析〉、⁵³〈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邊塞遺風〉⁵⁴則分別由與傳統邊塞詩之間的異同出發，認為上京紀行詩具有邊塞詩典型的粗獷特點，亦能寫細膩之景，此外，亦指出「元上都扈從詩，有相當作品在詩歌意象上，頻繁選取秋風、夕陽、白雪、鐵馬、馬蹄、弓箭、寶劍、鎧甲、橫笛、悲笳等，與唐代邊塞詩一脈相傳」。⁵⁵邱江寧《奎章閣文人群體與元代中期文學研究》也注意到此點，其說認為上京紀行詩不能列入邊塞詩系列中，「那種由疆域之廣而激起的自豪感、由異域風情之勝而滋生的

2012年第4期，頁15-19。

⁵² 蕭麗華：《元詩之社會性與藝術性》，頁244。

⁵³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審美價值簡析〉，《赤峰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頁34-35。

⁵⁴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邊塞遺風〉，《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23-26。

⁵⁵ 楊富有：〈元上都扈從詩中的邊塞遺風〉，《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頁26。